

武胜党史研究丛书第四辑

英 烈 颂

纪念华蓥山起义40周年专集

中共四川省武胜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八月

K827-6^(DE)/4418

编审委员会：

杜元耀

蒋登伦

潘学太

秦邦元

杨顺成

唐剑峰

李大校

王 农

杨天敏

陆华通

陈太春

陈明凡

陈邦友

曹世忠

刁锡甫

刘邦成

目 录

- 纪念岳武合起义40周年，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
.....杜元耀（1）
- 华蓥丰碑
——王璞传记.....刘邦成 刁锡甫（16）
- 女中之杰
——左绍英事略.....绿 野（53）
- 火红青春，壮烈捐躯
——杨翼勤传略.....刁锡甫 刘邦成（61）
- 一位忠诚的农会会员
——王锡敏小传.....绿 野（79）
- 宁死不屈的交通员
——杨光沛小传.....绿 野（85）
- “平凡”的勇士
——曹文翰小传.....邓大学 刘万实 蒋荣廷（93）
- 献身革命，辛劳终身
——蔡衣渠传.....文 勇 绿 野 蔡伯皆（104）
- 难忘的回忆.....陈伯纯（133）

纪念岳武合起义40周年，发扬光荣 的革命传统

中共四川省武胜县委书记 杜元耀

同志们：

在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我们满怀豪情，欢聚一堂，隆重纪念岳武合起义40周年和川东临委书记、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政委王璞同志牺牲40周年。让我们向革命烈士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参加起义的同志表示亲切的问候。

武岳合起义是华蓥山大联合起义的组成部分，发生在武胜大地上，是武胜有意义的大事，是武胜历史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纪念。

一、历史的回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不顾全国人民要求独立、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反革命的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全民族的利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1946年秋，中原解放军胜利地实现了中原突围，西边左

路军建立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建立了鄂西北军区。中共中央还组成以于江震为首的川干队，准备入川，开辟四川根据地。1947年7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豫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同时又号召国统区的人民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动游击战争……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岳、武、合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暴发的。

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把四川作为战略后方，采取“拒匪于川外，安民于川内”的反革命方针，强化保甲制度，到处是军、警、宪、特横行霸道，屠杀共产党人，镇压群众，实行法西斯统治。国民党为了打内战，拉丁逼款，滥发钞票，搜刮民财，人民怨声载道。1947年武胜县政府规定：“一甲一丁、一保一枪、按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1947年抽丁416人，1949年抽丁2389人。农民为了逃避兵役，有的刺瞎右眼，有的砍断食指，有的割断脚筋，把自己搞残废。不少的家庭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苛捐杂税猛如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特务监视，贪官污吏横行，欺压百姓，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川东人民在川东临委的领导下，掀起了抗丁、抗粮、抗税的斗争；在城市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争生存、争自由、罢工、罢课、罢教、罢市的斗争。国民党军队和特务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全国造成了不少的惨案，重庆教场口事件就是一例。

为了人民早日得到解放，党中央发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

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是有基础的。早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就制定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集聚力量；1944年12月，日本侵略者魔掌伸到贵州独山，大有进攻四川之势，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指示：在四川农村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就地抗日；1946年秋，四川省委为了对付“和谈”破裂的局面，确定由于江震、杨超、陈野苹等草拟四川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川东临委先后派王璞、陈伯纯、杨奚勤、刘石泉、张伦、蒋怀瑾、蒋可然、谢志光、刘银洲、罗永晔、符其燮、易难、李维容、刘文涛、王屏藩、周仁极、段维彬、罗纯一等，到武胜的真静、石盘、三溪、新场、飞龙、兴隆和合川、岳池等地组织农民运动，建立农会，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就地抗战没有实现，但为解放战争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发动内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三月八日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队战争的指示，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力量，支持解放战争。九月成立了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王璞为书记，涂万鹏为副书记，彭咏梧、肖泽宽、刘国定为委员。临委批准王璞的汇报和工作提纲，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发展农村武装斗争，组织小型、不打旗号的游击队。为此，从城市抽调了大批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骨干深入到上、下川东农村：清理和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抓两面政权的建立，逐步掌握乡、保武装，改造绿林好汉，开展以抗丁、抗粮、抗捐为内容的“三

抗”斗争，建立农会和以农民为主的武工队，建立农村根据地。同时，发动城市人民和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打乱蒋介石后方的战略部署。

二、关于岳武合起义

（一）武胜地下党的领导

早在大革命时期，武胜就有一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先后到合川、南充、北平、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和法、德等国求学，寻求真理。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在外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在建党初期就与革命先驱李大钊战斗在一个党支部的陈晓岚；有在1927年任过广东省兴宁县委首届委员，后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的舒竞舒同志。他们写信或回家向家乡人民揭露地主、官僚、军阀的罪恶，传播革命思想，为建党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武胜县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27年秋，熊家场共产党员孙绍麟在武汉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党组织的派遣，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回到家乡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3月在县团务局内成立了党支部，有党员5人。同年5月，成立了省委直辖的武胜特支，发展党员十多人，到1929年上半年，由于特支负责人在夺取枪弹物资，为合川兵暴和遂宁起义作准备的斗争中，暴露了身份，多数党员被迫转移分散，少数党员仍与合川县委保持单线联系。

1930年7月，四川省行动委员会贯彻立三路线，将合

川、武胜的党团组织合并为合武行动委员会。不久又改为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县行委，到11月初撤销，恢复各级党团组织的独立活动。

抗日战争初期，武胜县又建立了地下党组织。1941年9月，在合川中心县委领导下，武胜和岳池在南充师范读书的地下党员，按照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转移到岳池、武胜一些小学教书。武胜飞龙乡中心校成立了中共武胜县飞龙支部，有党员十人。

解放战争初期，武胜县的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1946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指示，要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先后派了一些共产党员来到武胜开展革命活动。1947年4月，罗永晔到三溪乡恢复了蒋可然的组织关系，随后建立了中共武胜三溪支部。

1948年春，罗永晔按照中共川东临委兼上川东地委书记王璞的指示，准备在武胜筹建县委，但党员不多，只建立了武胜特支，书记罗永晔，组织委员易难，宣传委员周仁极，群工委员蒋可然。随后建立烈面支部、县城支部和岳池平滩支部，加上原有的三溪支部共四个支部，党员70多人。其主要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组建武装力量，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二）建立秘密的武工队

1、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四支队

1947年底，在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和陈伯纯的具体领导下，以合川金子乡、武胜真静乡为中心地带建立了武工队，有300多人。王璞任政委，陈伯纯为司令员。

2、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三支队

武胜县参议员、石盘乡乡长王屏藩，在地下党的教育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充分利用乡长合法身份，开展了两面政权，训练武装队伍，掌握了80多人枪，建立了“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三支队”，张伦任政委，王屏藩为司令员。

3、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八支队

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八支队，蔡依渠为政委，蒋可然为司令员。其队伍由三部分组成：

（1）蒋可然在三溪乡开展了两面政权的工作。全乡十个保，有九个保建立了秘密农会，会员达300多人，掌握了乡保政权的枪支弹药，有100多人。

（2）新场在邓惠中、罗仁杰的领导下，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农会，会员达200多人。有的党员当了正副保长、保队副，掌握了部分枪支弹药，有枪120多支。

（3）岳池高垭、白庙、杨柳在蔡依渠的领导下，掌握了200多支枪。

三、起义的经过

1947年11月，川东临委计划把华蓥山区和云奉巫地区建成武装割据的中心基地。王璞到上川东的广安，兼任地委书记，曾霖负责军事；彭咏梧到下川东。广安、岳池，武胜、合川、渠县、邻水、大竹为起义的第一线；梁山、垫江、营山、铜梁、南充、潼南等为第二线。如一线起义成功，二线响应；如一线失败，二线处理善后工作。1948年初，下川东彭咏梧领导的云、奉、巫起义和邓照明领导的虎南起义双双失败。

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后,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重庆市委惨遭破坏,大批党员被捕。严重危急到上川东各级地下党的安全。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积极筹备,决定提前起义,以武装保卫党的安全。整个起义叫“华蓥山联合大起义”:包括广安代市、观阁起义;武胜真静和合川金子起义;武胜的石盘起义和三溪起义;渠县的龙潭部义。

(一)真静、金子起义

1948年8月22日,王璞在金子乡13保嘉陵江边王禄方院子召开紧急会议。张伦、罗永晔、陈自强、陈立洪、秦鼎、管滋文、王绍文、王绍怀、向杰等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研究了起义时间、地点、队伍组建、枪支等问题。起义队伍定为“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四支队”,王璞兼政委,陈伯纯任司令员,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由王子荣、秦鼎负责;二中队由张伦、陈自强领导;三中队由楼阅强、符其燮带领。决定在23至24日各中队分别去合川金子、钱塘、沙鱼、会龙和武胜的真静等乡收缴乡政府的枪支弹药,罗永晔草拟了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四支队布告,布告向全川人民宣告:“本军已经起义,誓为打倒蒋介石匪帮,解放四川人民奋斗到底!”

1948年8月25日,100多起义战士在张伦的带领下,一举攻占了真静乡公所,活捉了副乡长,缴获了枪支弹药,扯了国民党的党旗,砸了电话机和乡公所的吊牌,烧毁档案,开仓放粮济贫。

下午,起义部队分兵两路向合川金子进军。在途中提缴了一些地主的枪支弹药。张伦带领部队从溪沟直插金子乡公

所门前的坝子；陈自强带领金子、钱塘、沙鱼、会龙的起义队伍与张伦胜利会师，共同缴了乡公所的武器弹药、开仓济贫，烧了蒋介石的像、国民党党旗和档案资料。

8月26日，各路起义战士在二郎庙会师，共700多人，加上群众有千多人，上午王子荣带尖兵在前，北上同王屏藩、蒋可然率领的队伍会师。12时，队伍到达武胜黎家花园，并派小分队缴了地主黎在文、黎小村的枪支弹药。武胜县长张洪炳闻讯胆战心惊，急调警察中队长黎守成和中心镇镇长康良，带领警察和民团200多人到黎家花园阻击起义军。可是起义军在王璞、陈伯纯的指挥下，乘敌兵立足未稳之前，发动进攻，敌人一触及溃，狼狈逃窜。起义军追到县城对面，张洪炳下令封渡，紧闭城门，惶惶不可终日。

8月28日，起义军到达石盘乡的大龙山。

（二）石盘起义

8月24日，王屏藩得到王璞关于起义的通知，28日上午10时，把乡保武装人员80多人集中在义学堂操坝，他说：

“我王屏藩是反对国民党的；今天我带领大家上大龙山去投奔共产党，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去的把枪放下，可以回家。”兵丁们异口同声说：“我们跟老大哥走，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王屏藩满意地笑着说：“大家愿意去嘛，那很好，我们就上山吧！”王屏藩带队伍直奔大龙山。刚到山脚下，王璞、陈伯纯率领的四支队指战员迎候多时。纵队政委王璞当众宣布王屏藩为西南民主联军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伦任政委。

午饭后，王屏藩布置一部分队员占领河边观音寺和黄石方向的梓桐庙，一部分人守住场后的岗石梁子，其余队员到

石盘乡公所搜出档案，当众烧毁。有的战士去街头巷尾、茶楼酒馆宣传党的政策和起义军的任务以及革命纪律；有的张贴布告、标语；有的战士到粮库开仓济贫。这些农民担着粮食，高兴地说：“大龙山天亮了，好日子来到了！”

不久，队伍撤回大龙山营地，司令部派出一部分战士下山，搜缴街上和附近地主的枪支弹药。

（三）三溪起义

1948年7月，蔡依渠、蒋可然根据罗渡紧急会议决定，组建了“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八支队”，蔡依渠为政委，蒋可然为司令员。下设三个大队：高坪一带为一大队；新场一带为二大队；三溪一带为三大队，共约四百余人。计划在武胜三溪黄明桥整训，然后攻占三溪、新场、飞龙乡公所，汇合七支队，拉上华蓥山，建立游击根据地。

可是在起义前夕消息走漏，支队领导蔡依渠、蒋可然被捕，虽经营救释放，但受到监视，不能行动。在8月16日，只有罗禹乔、曹文翰的队伍拉出，到三溪黄明桥切断电话线，直奔街上与乡丁交了火。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起义失败。

（四）三个支队会师并肩战斗

三四支队王璞、陈伯纯和王屏藩的队伍在大龙山会师后，8月29日在石龙又与八支队蔡依渠、蒋可然的队伍汇合，一起进入岳池县清溪乡的黄花岭。这时南充、岳池、广安、武胜的反动军警和民团一千多人，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围来。起义军士气高昂，与敌进行了激烈战斗。打死了南充县警察局长林廷杰等，打伤十多人，取得重大胜利。起义军机枪射手胡月清不幸牺牲，两人负伤。

9月2日袭击了鄢家寨场，缴枪22支，子弹300多发。

9月2日，王璞带领先头部队到达三元寨，召开了军事会议。陈伯纯、王屏藩、蔡依渠、蒋可然、罗永晔、张伦、陈自强、楼阅强、艾文轩、易难、王子荣、刘银洲、唐国宾、杨世银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起义震动了四川省和南京国民政府，敌人一定要派重兵围剿。因此，部队作了调整，统编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王璞任政治特派员兼政委、陈伯纯任司令员兼副政委，王屏藩任副司令员兼前线指挥，蔡依渠任政治部主任，罗永晔任组织科长，秦鼎任突击队长，蒋可然任指导员。

这时，重庆内二警总队和南充、广安、岳池、武胜等县保安团队、乡自卫队共三千多人，从四面八方气势汹汹赶来，将起义军层层包围。起义军苦战了几天几夜，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9月3日晚，王璞召集了司令部负责人会议。会上大家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详细分析，多数同志认为：三元寨缺水、缺粮、缺乏枪支弹药，又无后备力量。在这个方圆不到三华里的小寨上，同十倍之敌战斗不是上策，必须突围，甩掉敌人，向武胜石盘、合川金子一带转移。

当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起义军非常神速地撤出了三元寨。而敌人还蒙在鼓里睡大觉。次日，敌兵向寨上放枪，没见还击，上去一看，不见起义军的人影，非常吃惊。当地群众传说，共产党的队伍是天兵天将，能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

9月7日，起义军到达岳池秦家店子，与敌交战，伤敌二人，俘敌五人，缴枪七支。当天到达武胜石盘乡交界的木

瓜寨。敌人尾随追来。木瓜寨四周石墙围绕，寨后悬崖峭壁，左右均是峡沟，只有正面平坦宽阔。司令部将机枪、步枪的火力，布置在寨子左边矮墙处，右边石墙较高，敌人难于进攻，只安排了少数战士监督敌人行动。

武胜县长张洪炳和岳池县警察局长魏仲枢分别带领警察中队、民团、乡丁共四百多人，分兵四路追至木瓜寨。从何家石坝、夹石槽、藕塘湾向起义军左翼攻击；另一股敌人在寨右对面雷打岩架设机枪，封锁游击队的退路，战斗非常激烈。

天将傍晚，战斗更激烈，三股敌人同时向左翼阵地发起猛攻。狡猾的敌人，把乡丁逼在阵前当炮灰。张洪炳、魏仲枢带着警察在后督战。同时，张洪炳还欺骗乡丁说：“在平滩陈家店子抓住的五个乡丁都被共匪枪毙了，若是把你们抓住了，也都活不成，只有把他们消灭了才有活路。”针对这一情况，王璞组织政工人员向敌营喊话，让俘虏现身说法，对民团乡丁喊话：“你们不要再上当了，你们都是受苦难的人，是反动派逼来的，不要为他们卖命了。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不要穷人打穷人！……喊话之后把五个俘虏放了，揭露了敌人的谎言。

这时，王屏藩忙着检查前沿阵地，司令部的领导干部、政工人员正围着王璞研究敌情和对策。政工人员罗又新在一旁整理卡了壳的手枪，不慎枪机走火，子弹击中王璞的下腹。这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川东临委书记、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政委——王璞同志，当场倒地，流血不止，用白药精止血抢救。同志们砍竹子做担架，并决定由王屏藩护送王璞顺嘉陵江而下，去重庆抢救。但抬着王璞两次突围，都被敌人密集的炮火封锁压了回来。准备天黑再次突围。可是王璞伤势严重，流血过多，不久心脏停止跳动，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指战员们肝胆俱裂，悲痛欲绝。刘银洲、邹少云、官泽浩等抬着王璞的遗体，藏在石岩下。部队撤离后，敌人上山发现王璞的遗体，灭绝人性地把头割下，挂在石盘场口，惨不忍睹。后由群众将王璞遗体掩埋在杨槐树下。1957年，中共重庆市委派刘银洲专程到武胜会同中共武胜县委将王璞烈士的遗体移至武胜县城嘉陵江边的山头上修建的烈士陵园，重新安葬。在这里长眠的还有“西南民主联军华蓥纵队第七支队”政委杨奚勤烈士。

9月7日深夜，起义军50多人从木瓜寨后寨门的悬岩上撤下来，向武胜石盘转移。陈伯纯、王屏藩等面对现实认为：王璞的牺牲是革命的巨大损失。队伍连续作战，战士疲惫不堪，伤病员得不到医治，又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便决定暂时分散转移。属石盘乡战士回本地隐蔽；外地战士随陈伯纯、易难去石盘战士刘尊吉、刘胜兴家暂时住下；王屏藩双目红肿，行动不便，带邓加齐、郭元亮、彭明德、邹绍云、傅明山等去医生家取眼药，回转途中遭敌人冲散；陈伯纯、易难也被敌人冲散，彼此失掉联系。此后，王屏藩、秦鼎、邹绍云等在石盘、沿口一带与敌周旋。王屏藩转潼南县城，取道璧山、重庆后，党派他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地下斗争。

四、历史意义

华蓥山武装斗争，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尽管几经挫折，但最终迎来了川东的和平解放，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1、这场斗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反动武装

和杂牌部队，震惊了蒋家王朝，牵制了国民党用于扩大内战的正规部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胜利进军，加速了四川的解放，是川东、华蓥地区、武胜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武装斗争一开始，就使国民党地方反动政府“人心惶惶，引为隐忧”，以至不得不“派得力人员率精干部队跟踪追捕、围剿”。华蓥山各地联合大起义的枪声象放鞭炮似的的相继爆发后，在蒋家王朝区域内布下了一个个“地雷”，使国民党朝野上下，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到处呈现一片惊慌，手足失措。1949年9月23日，重庆《新蜀报》曾载文承认：“华蓥山在以往是不会引起人们重视的地方，可是近几月，不断的坏消息，匪帮（讯）从那里传到成都。”连篇的报纸显著地刊载。记得在省参议会开大会的时候，王陵基主席曾公开谈到：“不要使那里变成了四川的盲肠。”并又强调成立华蓥山管理局，“以便清剿入川零匪，防范（患）于未然。”王陵基害怕革命烈火烧身，慌忙晋謁总统，请示增设保安团。垂死挣扎的“玩火人”，蒋介石集团企图摆脱摇摇欲坠的局面和吞没在熊熊火海里的厄运，对王陵基的请示，蒋介石当面批准增列六个保安团的编制和经费，对省民众组训所需的枪支也允许修理十万支，发放使用，其余尽量征用民枪，并“望川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早日赴任，如果兵力不足，可拨与枪支。”蒋介石还多次电询四川保安司令部的情况，强令迅速扑灭乱匪，但出于反动派的预料，“惟此击被窜，清剿部队到来，匪则化整为零，分散匿藏于深山，待清剿部队离开后，即哨众四出，打家劫舍，四处拉肥，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在罗广文设在大竹的华蓥

山区散匪清剿指挥部周围，也有游击队的武装活动。致使敌人15兵团108军始终被牵制在华蓥山周围，无法出川与解放军打仗，这就减轻了解放军正面战场的压力，配合了解放战争。

2、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干部，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战斗中，有一批革命青年从城市来到农村，有大批青年农民，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场……，他们利用民间组织（如兰交会、山王会等）演习游击战争；或者利用党控制的乡、保政权，操练枪法；更多的则是从战争的实践中学习战争，不少人适应了武装斗争的特殊环境，不少人掌握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有的从斗争的实际情况预料到斗争的发展趋势和将会出现的问题。几年的游击战争，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和党务、群众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有的至今还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3、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场黎明前的斗争中，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着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在监狱里坚持斗争，坚贞不屈，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英勇顽强；在各种工作岗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烈士们用碧血丹心，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为我们留下了千秋万代，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他们不愧是人民的英雄，革命的中坚，民族的精英，他们英名垂青史，伟绩震华夏。

在纪念岳武合起义，向英烈王璞、杨奚勤等学习，这是我们直接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培养教育革命后代，提高党员